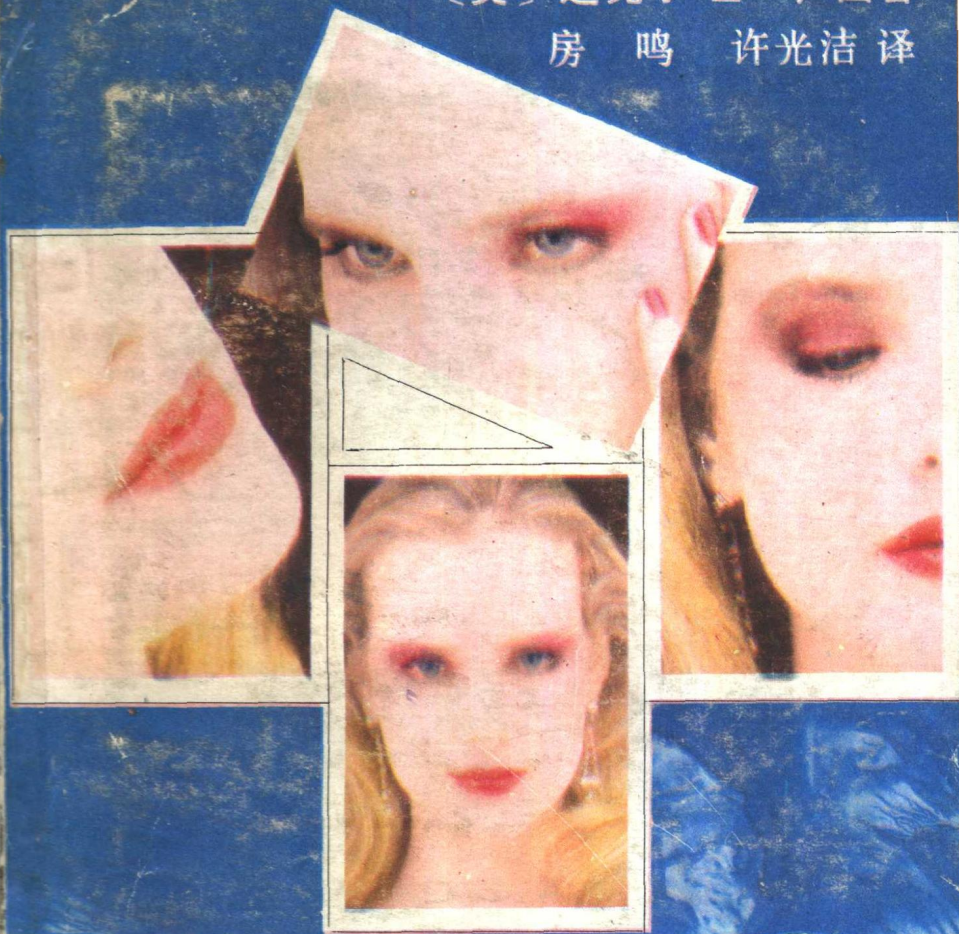


〔美〕迈克尔·Z·卢因著

房 鸣 许光洁 译



一个少女的提问



8935557



一个少女的 提问

〔美〕迈克尔·Z·卢因 著
房 鸣 许光洁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Michael Z Lewin

ASK THE RIGHT QUESTI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一个少女的提问

〔美〕迈克尔·Z·卢因 著

房鸣 许光洁 译

责任编辑：易文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3000 印数：1—17300

ISBN7-217-00502-7

I·188 定价：2.95元

湘人：88—15

午饭后，我需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是坐在办公室读书，还是躲进后面的起居室去读书。

从一个人对这类事情如何作决定的态度上，就可以判断他对自己要求是否严格。我的住房同办公室比较，到底舒适多了。柔软的椅子，近在咫尺的桔子汁。但从另方面说，不管手头有没有事情可做，两点钟毕竟还是工作时间。说不定会有一位委托人跨进房间里来，要是让他看见我躲在里屋，靠在窗户上打瞌睡，可就糟了。

我终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拎起床上的枕头，走进了办公室，那间我自己叫做扁长的浅绿房间。我把枕头放在转椅上，然后，把整个身子靠上去。“现在我得让自己睡上一会儿……”

我下午的读书活动就是这样进行的，已经持续八天了。这个月才过去十四天，一九七〇年十月份，可真算得上我侦探生活中最悠闲无事的一个月。

四点半钟，我的瞌睡醒了。于是，又开始犹豫是否要回到起居室去。每天都存在着类似的矛盾，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到五点，可电视节目下午四点半钟就播出了。

就在此时，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来了一位委托人。

一定是我吃惊的模样使她犹豫不决，她站在门口不动，眼睛往上一抬，开口问道：“我是不是应该敲门呀？”然而，她的语调已经清楚地表明，她对贴在门上的“请径自进来”几个字是早已看在眼里的了。我自开业以来，业务一天天看好，证

明我的水平已相当高了。

“不用，不用，”我连忙说，“进来好啦，这儿坐。”

她在布满灰尘的椅子旁站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落了座。在美国众多的污染城市中，印第安纳波里市是挂了号的一个。每当一个委托人走后不久，再有人来时，椅面上便会盖上厚厚的一层灰尘。

她年纪很轻，有一头齐肩的胡桃木色头发。戴一副紫罗兰色眼镜，穿一套绿色的茄克衫和紧身裤子。

我从书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拿出记事本，摊开来放在桌子上。

“这屋里有股味道，”她说。

我叹了口气，顺手合上记事本，心中对这宗生意已不再抱希望了。

“别这样，请别这样！我是来请你帮忙找我的生父的。”

在我们刚认识的几秒钟内，我并没有觉察到她精神非常紧张；然而现在，我确实注意到她有如释重负之感。她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年轻人。

“你的什么？”我温和地问道。

“我的亲生父亲！”她的浅紫色眼镜上方显出了一道深深的皱纹。“门上写的‘侦探阿伯特·萨姆森’就是你吧？”

对于她的冒昧我没有光火。我表示能给予她帮助。

“我的的确确是阿伯特·萨姆森，亲爱的。不过，难道你的生父没有同你的生母一道呆在家里吗？”在睡觉吧？拉上了窗帘？我不由得这样想。

“没有，”她的回答斩钉截铁，“在那里确确实实不可能

找到他。你接受委托吗？你可以帮我找到亲生父亲吗？”

她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揩拭着椅子上的灰尘。看得出，她幼稚的思想一定象赛马一般，已经跑出老远老远，超过我的想象。她这个人看上去象有二十岁，但从她控制感情的能力上——缺乏自制力——你会猜想她还是个少女。

我重新摊开记事本，说道：“让我们从首先要了解的事情开始吧。我需要知道你的姓名和地址。”

“我叫埃洛易丝·克里斯特尔。住在北杰佛逊大街7019号。”

我在一页新纸上写下上述情况及日期，以便正式工作。

“你多大啦？”

她略有愠色地说道：“难道这是你通常向委托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吗？”她要不是对她的年龄问题十分敏感，就一定是参加了“妇女年龄解放运动委员会”。“我有钱，”她继续说，我马上就可以付钱给你，如果象你所说你是侦探的话。”

“我确实要弄清楚你的年龄，”我说。

“我十六岁。”

我敢发誓，她显得更大些。只是我这种感觉和揣测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几点了？”她开口问。

我指了指挂在她身后，靠近办公室门口的布谷鸟自鸣钟。这是真正的瑞士货，是我童年时代的纪念品。我们都向那上面的数字看去：“四点四十二分。”

“我马上要走了。你接受委托吗？你肯干吗？”

“啊，杰佛逊大街的埃洛易丝·克里斯特尔小姐，难道你想凭这点情况就能开展工作？难道你想刚走进这里，说一声

“找我的亲生爸爸，”然后回去，一星期后就能找到他？我必须从你讲的情况中了解到我应到何处去寻找，否则我怎么知道我能否找到你所谓的亲生父亲？”

“你用不着担保，”她矜持地说。开始有点不安了。这倒不错。我对自负型的人从来就不大喜欢，而对咄咄逼人的小女孩，就更难以忍受了。

“既然找不找都可以，那为什么你要我来做这件事呢？另外，你说不说得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证明我必须接受你的委托呀？”

我心头开始感到一阵轻松，而她却哭了起来。

她嚎啕大哭了三分钟，抽泣了两分钟，又过了一分半钟才真正缓过气来。我除了观察她和记时间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然后我在记事本上写道：“委托人哭了，或许是歇斯里的发作，”我开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对这件事我得负一部分责任。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她还是个孩子，我本可以随和一些的。小孩子不懂得如何同大人打交道，而大人也同样没有多少同孩子打交道的经验。我扪心自问：阿伯特，你干吗不听她把话说完呢？她认为你可以给予她帮助，或许你还真能哩。

我差一点要起身去起居室，拿张擦手纸给她抹干眼泪的。不过我没有这样做，我担心，一旦我离开办公室，她会在一气之下，冲出去不再回来了。

幸而她自已有一块小手帕，是从一个我没注意的小手提包中掏出来的。

当她把眼泪抹得差不多时，我开口说：“我愿意听你谈谈这件事。”我这确实算最佳提议。

而她只是叹了口气，眨巴了一下眼睛，小心谨慎地重新戴好眼镜。我想她是乐意戴着它的。当然罗，哭鼻子时一般是戴不得的。

我竭力使自己显得和蔼可亲，象位慈父（我实实在在已经做了父亲），然后抓住要害问她：难道你的双亲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

这下可无疑是火上加油。“他们从来就没有告诉我过什么！他们说他是我爸爸，我的意思是说，除此以外他们从来就没说什么别的。但是，我知道他不是我爸爸。我知道他不是。我有证据。”

“证据”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对事情能有证据倒挺不错。我就喜欢这一点。问题是许多经人们“证实”了的事情，并不能维持多久。

“什么样的证据？”

“我有血型做证据。”她说，“他的血型是B型，我妈妈的是O型，而我是A型。这说明他不可能是我父亲。它不符合科学。”她的话充满着悲哀。我把以上情况记录下来。

“是谁不可能是你的父亲？”

“他不可能。我是说利安德·克里斯特尔不可能。”

“他是不是同你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男人？”

“对。”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弗勒·格雷厄姆·克里斯特尔。”

“她嫁给了利安德？”

“是的。”

“他们同你住在一起？住在……”我翻了翻记事本，“北杰佛逊大街7019号？”

“对。”

“他俩结婚多久啦？”

“有——，大概有二十年或者二十一年吧。”

“那就是说，你出生时他俩已经结婚了？”

“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想利安德·克里斯特尔不是你父亲呢？”

“我就是知道利安德·克里斯特尔不是我父亲。血型证实他不是。”

我重新观看那些血型证明。对于遗传学我是很肤浅的。在大学时我确实有过一次遗传学考试不及格的经历。但在最近的七年中，我曾两次受理过类似的案件。因此，对有关血型的基本知识还是知道一些。如果一个孩子是A型血，他的双亲中必定要有一个也是A型血。而她却说父母亲的血型是B和O。

“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些血型的？”

她笑了。这是我们相识以来她的第一次微笑，一种聪颖可爱的笑。“我自己测出来的。是在学校。我还请夏伯特先生——我们的生物课老师——核对过。”

她红了一下脸。正是由于她的微笑和脸红，我想象她在关键的地方说了假话。看得出，她是轻松多了，女孩子气更足了。我喜欢这个孩子。

“嘿嘿，其实我仅仅测了自己的血型和我的什么人——利安德的血型；妈妈的血型是两星期前医生来我们家时才知道的。她，妈妈，流产了。医生说妈妈恐怕需要输血。”我的委托人又羞怯地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双胞胎。”

“你父亲一定很紧张罗。”

她使劲点点头。“尤其是妈妈。我倒蛮喜欢双胞胎呢。”

我的那座布谷鸟自鸣钟啁啾了五声，埃路易丝突然惊起。

“那玩艺儿走得准吗？”

“它比绝大多数闹钟更精确。”我说。然后，我又回答了一个“是的。”的确，干我这一行的，琐事多，时钟怎能不精确。

“我得马上走。”她站起身来。我紧随着站起来，面朝她而立。枕头从椅子上掉到身后，我也毫不介意。“我是直接从学校来这里的，要是不马上赶回去，他们定会着急。你准备接受我的委托吗？会帮我找到亲生父亲吗？”

“我可不能马上答复你。现在最多只能说：我将试试。甚至连这话也得等了解到比你告诉我的更多的情况后才好说。”

她打开小提包，抽出一张钞票，塞到我手里。

“这是一百元，能对付多久呢？”

我以前曾听过生意人对我这样说话。想不到埃路易丝·克里斯特尔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感到很吃惊。或许这与她生长的环境和目前的爸爸有关。

“你用不着急于给我钱。要是感兴趣的话，我每天工作八小时，外加其他费用。”

“请收下，请！”拿钱的手开始颤抖，“这是我自己的钱，又不是偷来的。这不成问题。”

我接过钱放在桌上。

“那我就先替你保存在这里好啦。不过，在我决定是不

是收下你的钱之前，还有些事要问你。明天你什么时候放学？”

“哦，我可以不去上学？”

我叹了口气。有些委托人尽在一些小事上发奇想。我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你通常什么时候放学？”

“大约四点钟我可以到达这里。我，我今天不是下课后马上来的。我——我没有——把握，你知道吗？”

“我懂了。”

我们的谈话已有一定的深度。彼此之间的了解已似酒一样流淌。我决定再啜上一口。

“你是怎样从利安德那里弄到血样的？”

“这事可不那么简单，”她说，“不过，只要存心做一件事，总是会想出办法的。明天见。”

她溜烟跑出了办公室。

无论如何说，她跑得是够快的。

我的住宅里各方面的设施都挺不错，惟独在大楼里的位置欠佳，以致我看不到委托人在楼下离去时的情景。仅有一扇窗户在起居室里，朝着阿拉巴马大街。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白星饭店和博登冰厂等整个东部的全景。

我所住的大楼面临俄亥俄大街。我隔壁的办公室里开有两扇窗户，从那里俯瞰俄亥俄大街极为方便。那间办公室已经空闲了三年之久。我的房东找不到一个比我现在付给一扇朝东的窗户再多二十元的主顾，前来光顾这两扇朝北的窗户的办公室。他曾好几次提议我来充当这角色，都被我拒绝了。这并不等于我花费不起二十元钱，而是由于我善于摆弄锁具。因此，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去。比方说，进去洗个澡，或者从

上面观察我的委托人。而且，我栽的常春藤放在东边窗，要比放在北边窗长得更茂盛。

我不清楚埃洛易丝·克里斯特尔下楼时走得有多快，因此我加快了步伐。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必要。我跳到窗台上足足等了一分多钟，可爱的埃洛易丝小姐才出现在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我打开窗户，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去，只见她走到街的左侧，穿越三条街口后，到了麦立丁大街。在那儿，她又一次走向左侧。看来，她的回家之说可能有诈；否则就是她自己没车，需要去搭乘公共汽车。如果真是去搭车，我希望她在交钱给司机买票时，能有比一百元小些的票子。

我关好窗户，从窗台上跳下来，囊囊地走回办公室。我关上外边的门，上好插销后，缓步走进了属于我个人的里屋。

但还没来得及坐下，又想起了遗忘在办公室的记事本，便返身去取，同时还捎来了那张一百元的钞票。由于没有更好的收藏处，我把它放进了自己的钱包。

在我作出回到里屋的决定前的一瞬间，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已经赚取了多少车马费。

二

埃洛易丝是五点刚过离开我的办公室的。到八点钟，我已经吃完晚饭，打扫完了室内卫生。现在该是晚上活动时间了。今晚的安排是撰写纵横字谜。写字谜是我增补收入的方式之一。当然，并不是说它真能赚多少钱，但是，既然横竖都是消磨时间，又何必不捎带着赚上一两块。

正因为这样，我除了干侦探以外，经常还做些其它的事情。我干过摄影、干过木匠活，还赌博，甚至还干零活。当然，我主要是当私人侦探——我的护照上也是这样写的。这一行我已干了七年，我颇为自豪。

整整七个春秋，真不简单啊！

可在这期间，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女孩要我帮忙寻找亲生父亲的事。

我不时将写字谜的铅笔叼在嘴里，脑子里想着她那件事。如果她再来，还会带来什么古怪的信息？或许曾经有过什么，可能是难于启齿的事。

是否她还记得来呢？

哼哼，让她到别处去解决她的问题好了。我考虑着“问题”这个词。要怎样去找这个早已消失了的亲生爸爸呢？真是活见鬼。

她现年十六岁。也就是说，我们要找的人是一个十六年前同埃路易丝的母亲，即弗勒·克里斯特尔发生过关系的男性公民。而那应该是大约十七年前的事，因为怀孕需要九个月。

这位男性公民，却不是目前最有可能的利安德·克里斯特尔。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秘密呢？

什么也不知道。对这个男人我们一无所知。甚至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除道德品质的好坏外，弗勒是不是十分了解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不清楚。

那就不妨假设一番吧。假设弗勒对她孩子的父亲有深刻的了解，假设某地曾有某个人认识弗勒和那个男人，并知道他俩

之间的亲密关系，即使不一定知道怀孕的事。

假设性可以导致可能性。可能这事就发生在印第安纳波里市。可能这个人仍然在附近，委托人埃路易丝可能就认识他。比方说，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甚至是好朋友……

我心里刚闪动着这样的一点想象，却又被“想象”这个词所喝倒。

回复到更实际的想法。什么指导思想导致他们这样作？

到那位母亲的朋友们处去调查，弄清她过去和现在是怎样一种妇女。她干过哪些工作，到过哪些地方，何时才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期，以及她大约十七年前做了什么？

已经回到实际问题上了。整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埃路易丝提供的血型报告正确与否。

可是怎样才能弄到这家人的血型呢？派一名护士在早饭前到她家去采血吗？

我重新干起我的纵横字谜工作。

半小时后，由于想起了那张静静地躺在我丰收的钱包中价值一百元的钞票，我决定设法给埃路易丝一点小惠，在我还未能全面开展工作前，对她的疑虑问题简单地了解一下背景情况。或许等到明天，我真能弄清楚她要我做的是的真相，以及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不定到明天，我能使自己相信那些血型的可靠性。说不定到明天，我可以了解到过去的情况。

那么，今晚就暂且先挂个电话好了。挂给在印第安纳波里市《星报》工作的莫德·西蒙斯。她是编辑，专门负责星期天的版面。我直接拨她的私人电话，那是她专为处理个人事务而设的。

“西蒙斯。”

我通报了姓名。

“伯蒂！你近来一切都好吗？”卷舌音r很重，我听不懂耳她也知道。

“我在警察总局。拘留我的理由是攻击了一位女编辑。我需要人帮忙，去制止其他人继续抨击我。”

“哦，”她说，“应该这样，可惜我没时间。或许我可以帮你做点别的事？”

“是的。一点情报。”

“没想到，没想到。”

“是有关一个叫做克里斯特尔的。”

“是有钱的克里斯特尔夫妇吗？利安德和弗勒·格雷厄姆，”她已经抢在我的前面说了。

“我想是的。如果他俩有个叫做埃路易丝的女儿，而且住在杰佛逊大街的话。”

“正是他们。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要？”

“你脑瓜子里有多少就讲多少，现在就要。”

“可怜的伯蒂，你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职业呀？”她闭口不语了。我知道她是在等我作答。对于她的沉默，我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我铺好床，钻进了被窝。

她换了话题说：“你不会相信这件事的。”

“什么事？”

“本地的地铁公司刚刚向我送交了今天的家畜行情报告书。芝加哥的小牛市场仍然关闭，没有开放；你知道这件事吗？我在地铁系统上花费了八十万美元，换来的只是一张报告书。这足以令人大哭一场的了。”

我们为此沉默了一会儿，莫德厌恶浪费钱财的行为。

“记事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首先，他们极其富裕。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财富是有数百万，不止于百万的富翁。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查出具体数目。”

“谢谢，不用啦。小家伙，现在不需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啊，非常安静。”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星报》从未见过有关他俩有不道德行为的报导。据我所知，过去也没有。怎么，是一起离婚案吗？要是我的话，你可该赚大钱了。”

我羞于告诉她，我及乎是受一个毛孩子的雇用。“不是离婚案，暂时还不清楚会是个什么案子。”

“可怜的伯蒂。”

“给我讲些有趣的事吧，任何事都行。”

“好吧，那我就讲讲弗勒的父亲。他叫埃斯特斯·格雷厄姆。顺便提一句，钱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大约死于一九五三年或五四年。多年来，每逢生日他都要举行大型竞技会以示庆祝。全镇的居民被邀请前来参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这类庆祝会上，从未有过一滴含酒精的东西。我的材料里记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人去祝寿，我记得那是五〇年。那人拿出自己带的一瓶酒，正好被老埃斯特斯·格雷厄姆发现。于是他唤来他的女婿，也就是克里斯特尔。他命克里斯特尔亲自去把那家伙赶了出去。这是我现在手头上唯一的一件趣事。我

还能告诉你的，就是克里斯特尔夫夫妇两人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社会上一般的慈善家都没有他们那样的有钱，而且对人特别慈善。”

“还有别的吗？”

“我已尽我头脑中所知道的告诉你了，如果我正式打听，我还可以告诉你许多详情细节。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调查机构。只要你告诉我们你究竟需要什么，我们都可办到。”

“我看暂且谈到这里吧，该给你多少钱？”

“噢，意思意思算了，你认为公平就行。慷慨是一回事，公平又是一回事。”

我翻身起床，从起居室的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依我的原意，本只准备放一角银币进去；但从长远计，我决定不开这样的玩笑。我开了一张五美元的支票，寄给西蒙斯小姐。是由印第安纳波里市《星报》转交的。

莫德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她阅历深、世故、酗酒、贪婪。她给设在印第安纳波里市的三十多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带来便利。她利用神经中枢《星报》，以担任《星报》星期天特刊编辑之便，给私人团体提供信息：如个人的背景情况、贷款信息、家庭秘事等等。都是些不宜打印出来的资料。她组成了一个情报网，运用那些耳目为自己牟取暴利。当然，她并不指望靠我这样的穷光蛋赚钱，虽然我也同她做过几笔真正的交易。她说她为警察机构都提供过服务。我相信真有其事。

虽然我已经把记事本撂在电话桌上，但注意力却始终没有集中到写纵横字谜的工作上来。我心里在想，今天要不是星期三，而是星期四该有多好啊。我这样想，并不是希望知道我和